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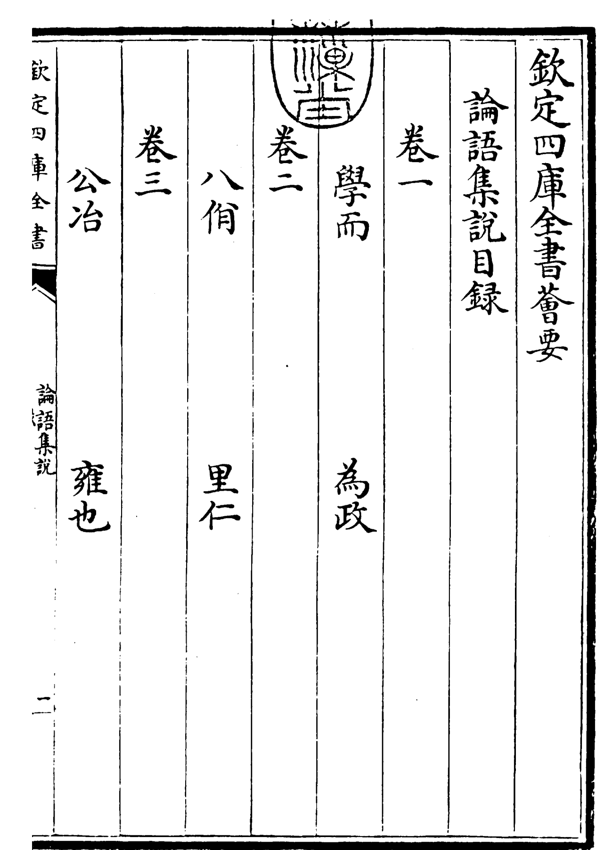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説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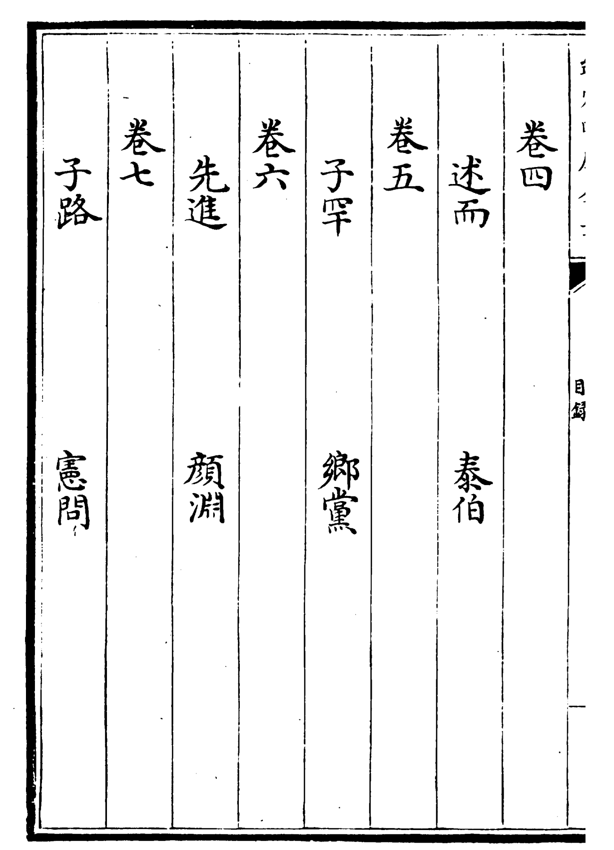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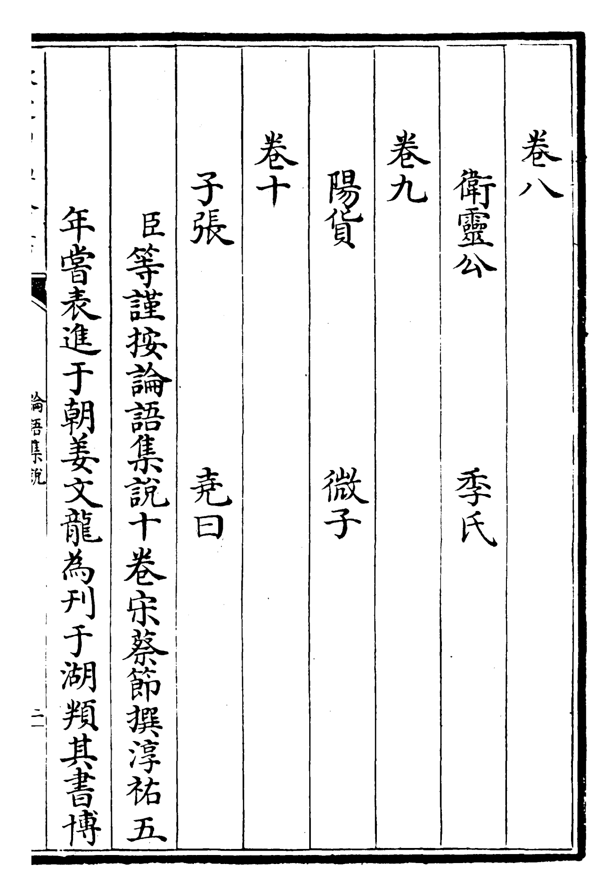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論語集說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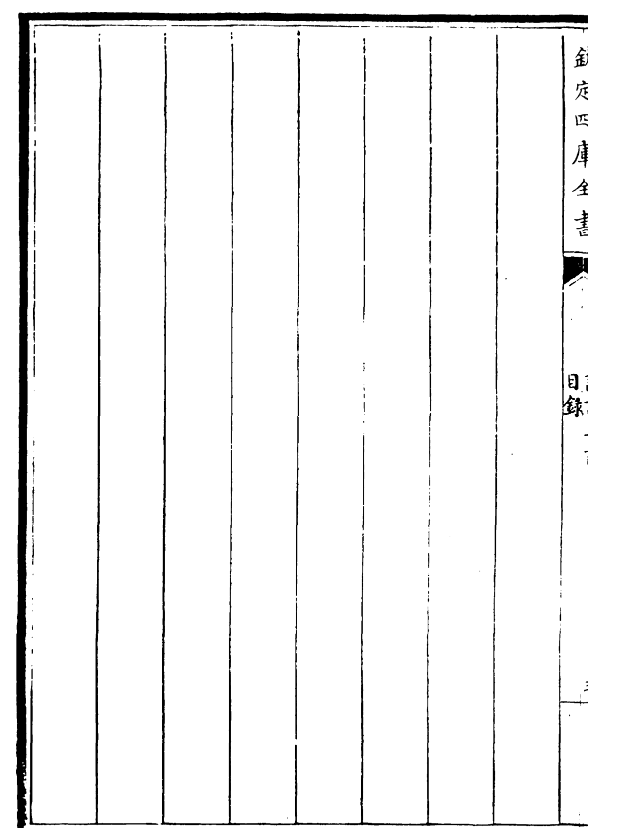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論語集說十卷宋蔡節撰淳祐五年嘗表進于朝姜文龍為刊于湖類其書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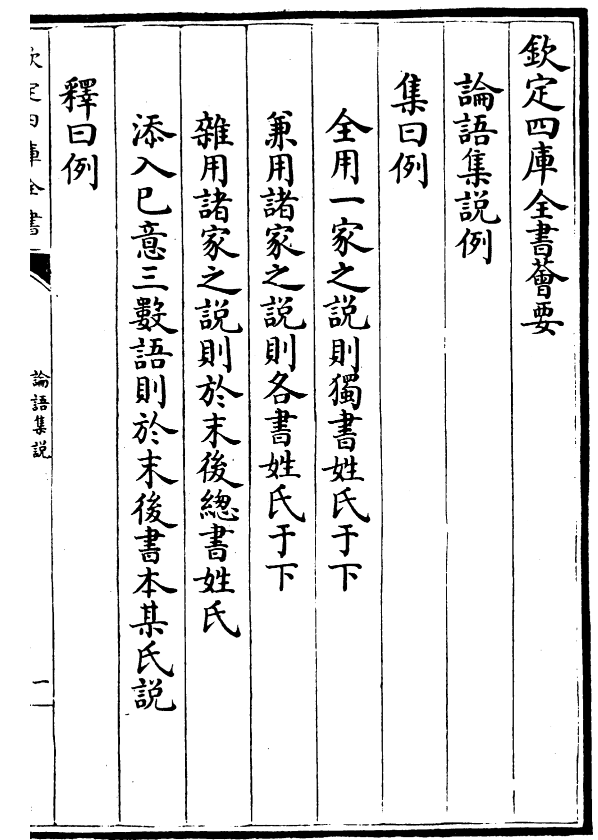
採舊說而附以已意然大旨本之于程朱亦間有與集註不合者如訓賢賢易色則謂賢人之賢而為之改容更貌訓吾猶及史之闕文則謂有馬者借人乘之句即史闕文後人往往述之然終非確論也至其編輯諸說條理詳明深得傳注之體究非後人罷雜割裂之書所能彷彿葢其學猶有所傳矣節永嘉人官至太府卿兼樞密副承旨乾隆三十九

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論語集說例

集曰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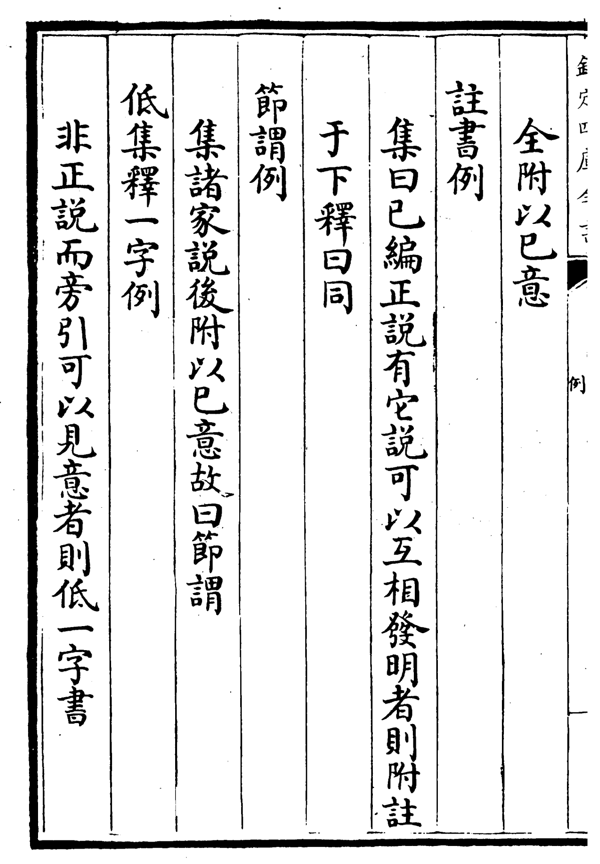
全用一家之說則獨書姓氏于下

兼用諸家之說則各書姓氏于下

雜用諸家之說則於末後總書姓氏

添入已意三數語則於末後書本其氏說

釋曰例



全附以己意

註書例

集曰已編正說有它說可以互相發明者則附註于下釋曰同

節謂例

集諸家說後附以己意故曰節謂

低集釋一字例

非正說而旁引可以見意者則低一字書

論語集說卷一

永嘉蔡節編

學而第一 凡一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說音悅樂音洛慍於問切

集曰子謂孔子也 馬氏註 學之為言效也習者重習也 伊川程子曰如鷹乃學習之義 時習者時時習之也說喜意也

不亦乎者反辭也朋同類也自從也方所也樂之義比說為發舒也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節謂人之於理有未之能知能行也必貴於學焉學則效夫已知已行者而求以盡此理也學矣而不習則我與理為二固無所得於已習矣而不時則功力有間斷雖得之必失之惟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浹洽貫通而油然自得矣有朋自遠方來學之信乎人也彼已相資

講習相長其學益充而其樂可勝既邪學以爲己

而已人而或不知之吾何慍焉人不知而不慍則

學至而德成矣此所以爲君子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弟好並去聲鮮上聲與平聲

集曰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何氏註善事父母爲

孝善事兄長爲弟好猶欲也犯干犯也上謂在上

之人也鮮少也作亂謂為逆理敗常之事也未之有言必無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語辭孝弟順德也孝弟之人其心和順故少好犯上也既不好犯上則未有好作亂者也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而道自生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惟能於孝弟而用力焉則根本既立而仁之為道亦由是生生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與本晦菴朱氏南

軒張氏說　伊川程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葢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節謂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乃仁之發見最先而至切者也故曰行仁自孝弟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令去聲鮮上聲

集曰巧好也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言如是之人少有仁者也葢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偽日滋而本心之德亡矣本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切為去聲傳平聲

集曰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邢氏疏省察也為猶助之也謀計慮也友同志也交交際也心無不盡曰忠言無不實曰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謀人之事而忠與朋友交而信主於誠實也傳而習則所學在我矣龜山楊氏曰傳而習不習口耳之學也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所不足不敢不加勉也其自治如此可以見其學之切實矣本晦菴朱氏說建安游氏

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爾若學者則又不止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

集曰道猶治也包氏註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節省約也用國用也使猶役也時謂農隙之時本晦菴朱氏說節謂敬事而信敬者立事之本而信又所以成之也節用則不傷財知節用則又當知愛人蓋節用特愛人之

一事耳使民而不奪其時則力本者得以自盡國君果能行此五者亦足以治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上弟字上聲下弟字去聲

集曰弟子言爲弟爲子者邢氏疏孝所以事親故言入弟所以從兄故言出平仲劉氏謹者行有常也信者言有實也汎普也衆謂衆人親親之也仁謂仁者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晦菴朱氏入孝出弟謹行

信言又能汎愛而親仁東溪劉氏曰汎愛則有容親仁則有別事親從兄修身待物之道在是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氏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言當以是數者為先務而以其餘暇之力學文也節謂此章教人以修行學文本末不遺要識夫先後之序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曰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邢氏疏節謂

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而為之改容更貌也力無所不盡之謂竭致猶委也謂不有其身也誠於好賢孝於事親忠於事君不欺於朋友四者人道之先務也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者蓋以學當務其本也武夷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抑揚太過流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主者心之所主也無毋通與勿皆禁止之辭如猶若也無友不如已者謂與勝已者處也過失也憚畏難也本晦菴朱氏說節謂學以厚重為先不厚重則不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學以忠信為主不忠信則言之與行皆無其實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改過所以從善過而或憚於改則善無自而生矣藍田呂氏曰自治不勇則惡日長外厚重而内忠信又能擇交而善補過此

則君子為學之實功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節釋曰死者人之終也遠者其歲月久也敬以持之之謂慎思以及之之謂追於其終者而謹之於其遠者而追之此民德所以歸於厚也伊川程子曰喪盡禮祭盡誠謹終追遠之大者　東坡蘇氏曰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三之與之與字竝平聲餘上聲）

集曰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皆孔子弟子（鄭氏註）抑反語辭與其諸皆語辭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夫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子禽疑而問之子貢謂夫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時君自與之與子貢言夫子之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

非若他人求而得之也其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姑借夫求字以明夫子之本不求爾

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說　南軒張氏曰時君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問以政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卒不能以政授之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節釋曰志謂心之所尚也行謂行事之實也父在子不得而自為故以觀志言父沒子可得而自為

故以觀行言若謂父沒之後可得自為而於父之道猝意以改之則未免有死其親之心矣是豈得為孝乎三年云者此即居喪時言也知三年無改之可謂孝則終身之無改者其為孝可知矣此章言父之道則在所不當改爾如其非道亦在乎改之而已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晦菴朱氏

勉齋黃

氏曰仁曰心之德禮曰天理之節文義曰心之制此言其體也仁曰愛之理禮曰人事之儀則義曰事之宜此言其用也節謂此章專論禮之用禮之體雖近於嚴而其用則貴於和和者順乎自然而無勉強矯拂之謂也故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之事由之謂其無不可行也然復有所不行者徒知和之可貴而一於和不能以禮節之則和而失之於流所以亦不可行也蓋禮一於嚴則病於拘而不可行一於和則病於肆而亦不可行唯嚴而和和而

節不失禮之全體斯可行而無弊矣以禮節之一語不無小病讀者詳之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上聲遠去聲

集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晦菴朱氏節謂言固欲其信然不度其事之宜則言有不可復者矣行固欲其恭然或失乎禮之節則適足以召恥辱矣惟信能近義而後言

可復恭能近禮而後遠恥辱也義者所以全其信也禮者所以成其恭也因者承上文而言親猶近也亦者未深許之辭夫人之行事能盡合於禮義者上也因恭信而不失其親近於禮義焉則亦可宗尚矣伊川程子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節釋曰食飲食也居居處也敏速也謂汲汲也慎

言謂言謹而不放也就從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有道謂能盡此理也正者正吾之偏也食欲飽居欲安人之情也有志於學者則不以口體為念也行常病於不足敏於事者能勉其所不足也言常病於有餘謹於言者不盡其所有餘也然猶未敢自以為是必就有道之人而正焉斯可謂之好學也已 藍田呂氏曰不志於奉養學所以專不茍於言行學所以實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樂音洛好去聲磋七多切謂與之與平聲

集曰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可也者言僅可而未盡善也未若云者言未及乎此也往者所已言也來者所未言也貧者不足故易諂富者有餘故易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固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

無所溺而能自守矣然猶未知貧富之為外物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此則超乎貧富之外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衛風淇澳之詩也言治骨角者旣切之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之復磨之治之之工不已而益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無窮學之不可以遽已因引切磋琢磨之詩以明之也本晦菴朱氏說　南軒張氏曰安於無諂無驕而不

知進學固不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而有一豪求之之意居富而有一豪自恃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遽曰能樂與好禮未之見也必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

節謂無諂無驕之未若樂與好禮此夫子之告往者也因未若樂與好禮之言而悟切磋琢磨之旨此子貢之知來者也子貢之可與言詩者以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集曰患猶病也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

己知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莫之能辨故以為患也河南尹氏節謂人不知己於己無損己不知人則有損無益矣

爲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

集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夫人也德之為言得也先得夫人心同然之理而不失者也譬喻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人心歸之亦猶北辰居其所衆

星環而共之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集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晦菴朱氏節謂三百篇之詩雖有美刺之不同然皆出乎情性之正也夫子以思無邪一言而盡蓋三百篇之旨可謂深探詩人之心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去聲

集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一之也免苟免於罪也恥愧恥也德謂人心固有之善禮謂制度品節也本晦菴朱氏說節謂格正也道之以政矣而又有刑以齊之則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非有所恥而自不為惡也道之以德矣而又有禮以齊之則民不但恥為不善且能以善而正其身矣朱氏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本末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

恃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集曰古者十五入大學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立者卓然有所立也不惑者見之之明而無所疑也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是所謂天命也窮理盡性所以知天命也耳順者聲入心通也從隨也踰越也矩法度

之器所以為方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謂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越於法度也本朱晦菴氏說節謂自十有五而志于學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既學矣加以十五年持守之功則其學之所至卓然而能有所立矣既立矣加以十年探索之功則所見明徹無所滯礙而事事物物之理莫不洞然於胸中矣又十年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知天之所命者矣此則知之至也又十年則聲入于耳心無不

通所謂不思而得者也又十年則心與理一動皆天則所謂不勉而中者也學而至此此聖人之德所以為至也

節謂聖人固天縱之聖而亦未嘗不學其終身進德之功皆自十五志學中來必十五年十年而一進者非姑為是辭也亦其學力所到至是可以自信爾反覆玩味此章則知聖人之為學不終其身不詣其極不止也學者苟能深體而篤行之優游涵泳不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半途而畫庶乎其得之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集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懿諡也樊遲姓樊名須字子遲孔子弟子無違無違於禮也御為孔子御車也註疏生事葬祭事親之禮始終具矣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遵於禮而不苟此所謂無違也孔子答孟懿子之問以是懿子不能復問恐其或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是時三家僭禮亦因以警之也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

三家而發晦菴朱氏 致堂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集曰孟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疾病也馬氏

註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為孝乎晦菴朱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切

集曰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弟子孔氏註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世俗事親能養足矣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言何以別所以深明事親之不可不敬也養而能敬斯為孝矣本晦菴朱氏致堂胡氏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饌七戀切

集曰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曽猶則也色禮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矣蓋非愛敬之至和順積中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爾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未足以為孝馬氏註南軒張氏戍都范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省息井切

集曰回姓顔名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孔氏註不違者

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也晦菴朱氏顏子以上知之資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若愚而無所知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而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明則是顏子本不愚也本致堂胡氏說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切廋所留切

集曰以為也所為之事也由從也所從之道也安止也心之所止也察其所安者驗之以久也焉何也廋匿也本伊川程子說孔氏註節謂行事有善惡處心有誠偽而道有君子小人一事之或善未足以見其人也抑未知其所從之道果君子邪所為者善矣而所從者或非君子之道則亦偶中於善爾所從之道果君子矣又未知其心能久而安之否邪至於久而安之則誠而非偽也其為君子也信矣觀

審於視察又詳於觀參而驗之則人之善惡不逃乎我之所見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集曰時習之謂溫邢氏疏節謂故者所已得也新者所未得也惟能無忘其所已得而又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為學之功進進而不已矣夫如是而所學在我其應不窮故曰可以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集曰器者物象之名邢氏疏謂之器則拘於一物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節釋曰先行者行之於未言之前其言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成都范氏謂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毗至切

集曰周普偏也比偏黨也晦菴朱氏又曰周比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疏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所謂比也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本南軒張氏說

又曰論語一書載君子小人之行事多矣聖人每對舉而互言之其判然若黑白者是固不難

辨也然至於周比和同泰驕之屬雖近似而實相反乃其隱微而難察者聖人指以示學者欲其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特在乎毫釐之閒耳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集曰罔無知也殆危也註疏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南軒張氏節謂徒學而不思則莫知所發明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得矣故曰罔徒思而不學則莫知

所依據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安矣故曰殆學與思相為表裏要不可以偏廢也楊子曰學以聚之思以精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集曰攻者攻擊之攻□□林氏溺於偏識暗於正理皆所謂異端上蔡謝氏節謂君子在明吾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則異端自熄不此之務而徒與之角斯為吾之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集曰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誨猶敎也孔氏

註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况由此而求之則其不知者亦終將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若强以不知為知則是終身不知而已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集曰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干求也鄭氏註祿仕者之奉也晦菴朱氏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藍田呂氏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伊川程子横渠張子曰歸罪為尤罪己為悔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行之資也然聞見之不多則孤

陋單淺而無所參驗疑殆之不闕則冒昧茍且而無所據依聞見多矣疑殆闕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閒或有所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者矣夫自多聞見而闕疑殆而又慎言慎行其餘焉多聞見者學之博也闕疑殆者擇之精也謹言行者守之約也此則寡悔尤之道也君子修其在我而已豈以是為干祿之具哉然言行純至而祿自從之言在其中矣本為此

而反得彼之辭也子張學干祿故夫子告之以求諸己也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夫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本朱氏南軒張氏說）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集曰哀公魯君名蔣哀謚也（包氏註）舉謂舉而用之也錯捨置也諸衆也枉不直也（晦菴朱氏）節謂哀公何為則民服之問孔子告之以民心之從違特視上

之舉錯何如耳好直而惡枉人心之正也舉錯當乎人心則民服矣舉錯不當乎人心則民何自而服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曰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康謚也孔氏註勸有獎勵意自上涖下曰臨莊謂容貌端嚴慈猶愛也莊以涖之則民敬於已龜山楊氏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孝慈以

先之則民忠於己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舉孝慈之心加諸彼使斯民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其有不忠於上者乎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集曰奚何也邢氏疏周書君陳篇曰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孝於親必能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理而已孔子引書之辭言是乃為政之道何必居位始為為政乎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故孔子以此告之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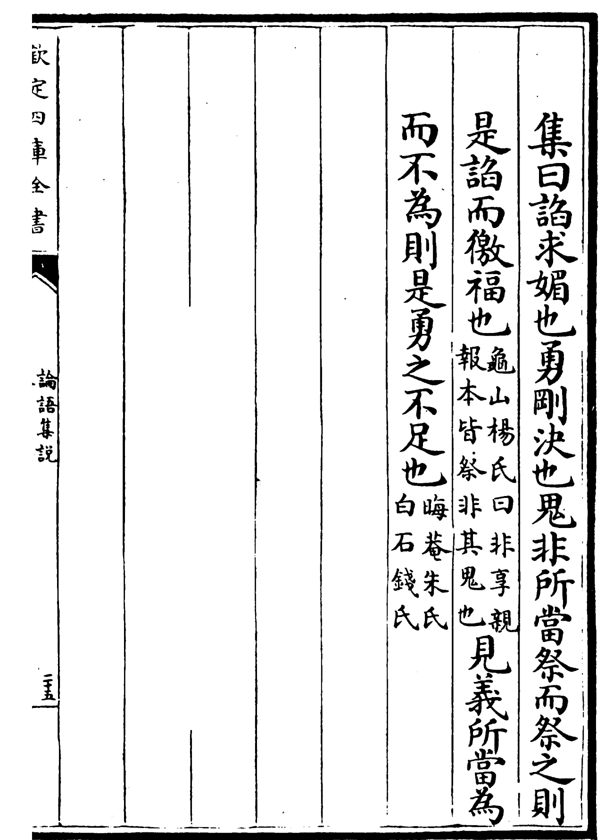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切軏音月

集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横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邢氏疏 輗軏車待以行者也河東侯氏車無輗軏則無以引重而至逺人而無信其不可行亦猶是也龜山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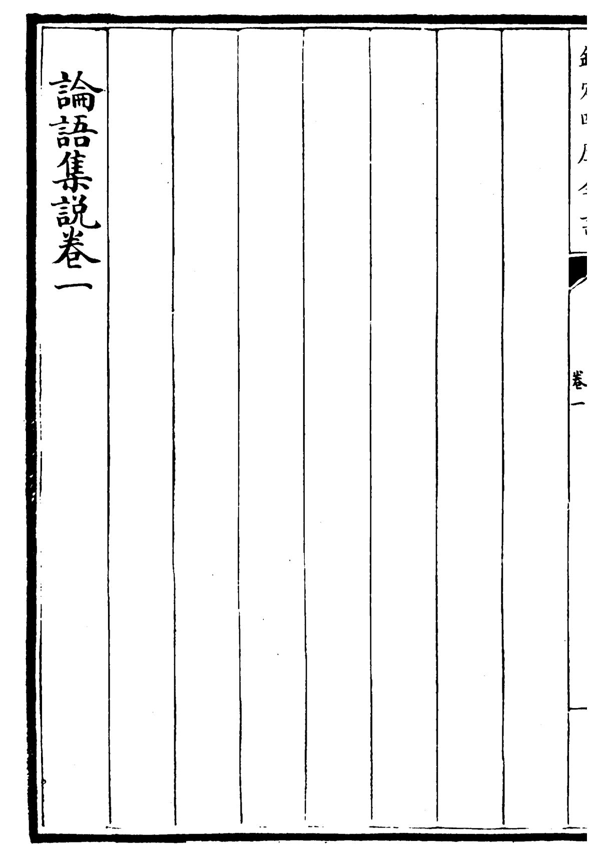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集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因仍也損者損其太過也益者益其不及也繼紹也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即往推來由今而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本晦菴朱氏說　致堂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集曰諂求媚也勇剛決也鬼非所當祭而祭之則是諂而徼福也龜山楊氏曰非享親報本皆祭非其鬼也見義所當為而不為則是勇之不足也晦菴朱氏白石錢氏



論語集說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二十　經部

論語集說卷二

永嘉蔡節編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集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邢氏曰季桓子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

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也　晦菴朱氏　上

蔡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忍為乎　南軒張氏曰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切相去聲辟必益切

集曰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奚何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

雍詩之辭_{邢氏疏}節謂天子祭於宗廟諸侯入而助祭故歌是詩以徹所以紀實也今三家大夫也僭而用之無其事而歌其詩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又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_{伊川程子}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雖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南軒張氏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放上聲易去聲

集曰林放魯人鄭氏註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哀戚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雖不

可以本而廢文然文之勝則又反失其本矣周衰世方惟文之徇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奢易則失中而過於文儉戚雖亦未得中而儉則物之質戚則心之誠也以是推之而禮之本可識矣言禮而又言喪使之深體其本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古無字通用

集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包氏註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言其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曽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孔子弟子旅祭名泰山山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泰山在魯封内故魯得祭之季氏祭之僭也註疏冉有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欲季氏知其

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本晦菴朱氏河東侯氏說

成都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集曰君子恭敬退遜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音脫

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觶之豉切）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為君子之道矣（晦菴朱氏　藍田呂氏曰古之射禮勝飲不勝勝者之爭爭於辭爵不勝者之爭爭於自下故揖遜而升相為讓而已下而飲非謂下堂止謂自貶下而自飲執弛弓説決拾皆自貶下之義）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倩七練切盼普莧切絢呼縣切繪胡對切

集曰上三句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黒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倩盼盖婦人之有美質者言有此美質又加以文飾亦猶繪畫者因素地而施以采色也子夏疑其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後素言繪畫之

事後素功也禮後乎言禮以忠信為質必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善於發明聖人言外之意矣商之可與言詩者以此本晦菴朱氏說

又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上蔡謝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集曰杞宋二國名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謂故老之賢者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切

集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氏曰先儒以禘為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

未毁廟之主祫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為合如諸儒之説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群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説最為得之　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吾身出於父父出於祖祖出於始祖始祖出於厥初受命之祖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盡矣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欝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朱氏曰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欝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自灌而往孔子不欲觀者葢以魯

祭非禮矣至此而君臣之間誠意懈怠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為此歎云本晦菴朱氏說

又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於魯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上蔡謝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曰禮不王則不禘魯之有禘非禮也孔子為魯諱故以不知答之然又謂知其說者其於治天下若指掌之易明盖亦曰名分正則天下有不難治者矣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也本伊川程子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集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夫子祭祀之

誠意吾不與祭如不祭此乃記夫子之言以明上文之意祭如在者凡祭未嘗不致其如在之誠所謂祭神則如神在也夫祭以誠為主至若有故使人攝事不獲親與其祭焉則其心闕然直若未嘗祭爾

晦菴朱氏　勉齋黄氏　槃山黄氏　成都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物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集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奧室神之主也竈者五祀之一禱者祈福於神也時俗之語以奧雖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則當時用事（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夫子夫子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之蓋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

所能禱而免乎言非特不當媚於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成都范氏晦菴朱氏 藍田呂氏曰奧以況人君竈以況執政當時諸國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彌子云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意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居陷切 郁於六切

集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晦菴朱氏言周監二代酌其宜而損益之其文不可有加矣故聖人欲從周然使聖人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若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南軒張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切

集曰大廟魯周公廟孰誰也鄹魯邑孔子父叔梁紇嘗為鄹邑大夫故謂孔子為鄹人之子也邢氏疏節謂孔子於禮固無不知然初仕魯時入大廟而助祭其於名物之辨雖已知之而或未之見也故問之至若行禮之際亦必問而後從事皆所以敬其事也或人以為不知禮孔子故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集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葢以人力有彊弱不同等也周衰禮廢復尚貫革非古之道矣故夫子嘆之本晦菴朱氏説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去起吕切告古篤切餼許氣切

集曰告告居號切也朔月一日也牲生曰餼愛猶惜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蓋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子貢以告朔之禮廢而餼羊徒存故欲去之孔子以為羊存則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苟去之則禮因而亡矣賜也知愛一羊而不知禮

之存為可愛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本朱氏晦菴南軒張氏說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集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黄氏槃山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曰定公魯君名宋定諡也邢氏疏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是乃君臣之道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本朱氏晦菴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集曰關雎詩國風周南首篇名邢氏疏淫者樂之過也傷者哀之過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樂雖盛而不至於淫其憂雖深而不至於傷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

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至於淫哀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汩矣樂不淫哀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曰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戰栗恐懼貌成者事之已成者也遂者事之已行者也往者

事之已往者也三代之社不同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而以名其社周禮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社與其野曰使民戰栗一句此曰字乃宰我臆度周人立社之本意言周人所以用栗者蓋曰使民戰栗也意者宰我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夫子以其不知而妄對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之既出不可追救故歷言事已成不可復說矣事已遂不可復諫矣事既往不可復咎矣

欲使之謹其後爾本邢氏疏晦菴朱氏說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於虔切好去聲坫丁念切

集曰管仲姓管名夷吾字仲齊大夫邢氏疏器小者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也上蔡謝氏曰孔子之意直以管

仲為不可大受也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民受其賜其功亦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而行國政豈直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其一已之欲而已曾不知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與反坫於汝何加焉其可鄙賤猶兒女子得意於衣服衾裘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　東坡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為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稱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管仲相威公雖能合諸侯正天下不過霸業之盛而已非若王者之佐其規模宏遠也故管仲死威公薨五公子爭立而天下不復宗齊矣

儉約也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邦君國君也屏

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内外也兩君兩國之君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二者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犯禮奢而犯禮皆器小易盈之意器大則無此矣孔子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亦可見矣晦菴朱氏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皦吉了切

集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以成言樂以之而成也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而又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

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時音樂廢闕故孔子語之

以此晦菴朱氏上蔡謝氏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切從喪並去聲

集曰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隐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也斯此地也封人自言賢者至此未嘗不得見之也從者弟子也見之謂通

使得見也喪謂失位去國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封人謂夫子之失位非所患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茲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之振斯文以覺天下與來世其位雖喪而其道蓋不喪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本註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說　節謂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

之攸屬斯文之有所托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曰韶武皆樂名韶舜樂武武王樂孔氏註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古者功成作樂所以象成一代之治也舜以治而繼治武王易亂而為治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以揖遜武王以征誅而其實有不同者夫征誅豈聖人所欲哉所遇之時然爾味成湯予有慙德之言此韶之所以為盡

善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上蔡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所遇之時不同爾

子曰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集曰居上以寛為本晦菴朱氏曰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寛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不如是則本不立矣吾何以觀之乎上蔡謝氏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焉於虔切知去聲

集曰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擇猶卜度也知是非之謂知所居之里以仁人為美苟不擇仁人之里而處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是焉得為知乎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集曰久猶長也約窮約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處約則必濫長處樂則必淫矣仁者則能安仁知

者則能利仁安仁者其心純一而無適不然利仁者知仁之為美勉而為之者也成都范氏曰知其善而為之曰利

雖其淺深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易矣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上蔡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見道不惑知夫仁之為美利而行之也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並去聲

集曰唯之為言獨也晦菴朱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

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好惡一出於正所以能好惡人也本建安游氏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集曰苟誠也孔氏註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晦菴朱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惡之惡去聲惡乎之惡平聲造七到切沛音貝

集曰其道謂所以得富貴貧賤之道也富貴固人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欲不處貧賤固人所惡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惡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

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朱氏曰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

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　永嘉何氏曰無終食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

君子無時無處之或違乎仁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惡並去聲

集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真知夫仁之可好而其好不能移也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者則其所以為仁必能絶去不仁之事不使有及於其身蓋知惡之則知遠之也此皆篤志於為仁者故難得而見之於仁矣乎之乎疑辭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一日之間果能用力於仁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為仁由已欲之則在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亦奚病於力不足哉盖有之矣謂亦有用力於仁者但我偶未之見爾南軒張氏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盖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抑揚所以望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節釋曰黨謂黨於人也言人之過也各於其所黨處見之大抵仁者之過近於厚而已觀其所謂過

斯知其所謂仁矣劉侍讀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是過也然管叔兄也昭公君也是乃所以為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陟遥切

集曰道者人所當行之理聞道者實有得於此理也此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雖朝聞夕死可也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說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曰士學者之稱惡麤惡也議謂議道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則心役乎外而無得於内矣何足與議哉本晦菴朱氏説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切比必二切

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比親也上蔡謝氏節謂君子非有心於可也義之所可則可之非有心於不可也義之所不可則不可之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

曷嘗有適莫於其間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節釋曰懷者思念也君子樂善故其所思則以躬行為事也小人苟安其思在於田里而已君子惡不善故其所思則以法律自繩也小人務得其思在於惠利而已此言君子小人之志趣殊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集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也欲利於己必害於

人依利而行所以多怨也孔氏註伊川程子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之彼亦宜之故無所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於彼不勝怨也景迂晁氏曰依於利而行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晦菴朱氏曰此當分為三句中句至國字為絶

集曰讓者禮之實也朱氏何有者言不難也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孔氏註節謂能以禮之實為國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之實為國且不能用禮矣而況於為國乎朱氏曰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至於辭遜之心乃禮意

之實而人則鮮能之故夫子云爾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集曰位爵位也立者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可知者實之在己者也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為可知之實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本伊川程子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金切唯上聲

集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所云吾道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心渾然一理無所不該其於應事接物之際雖曰理各有所止然而衆理本一理也以曾子自得之深故告之以此曾子心領神會而直應之曰唯至答門人之問則即忠恕以明之盖自其盡己之心而言之則謂之忠自其即己之心以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忠為體恕為用用之周

乎物即是體之流行者也此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捨忠恕之外他無足以發明一貫之旨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曰喻謂深曉其趣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義與利之喻君子小人所以別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切

集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晦菴朱氏節謂人之善惡雖不同無不因之以反諸己者自修之道當如此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平聲

節釋曰幾微也事父母幾諫言父母有過人子之進言貴於婉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言人子於親之未從當加誠敬而不違其幾諫之初心也勞而不怨言不倦於諫用力雖勞而又不敢怨也所以

如此者終期納親於善而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曰遊去其家而他之也方謂東西南北之方也子於父母形體雖異而心則相屬不遠遊者不遠去其親也遊必有方者慮其親之求已也以已之心體父母之心斯可謂孝矣白石錢氏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集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矣致堂胡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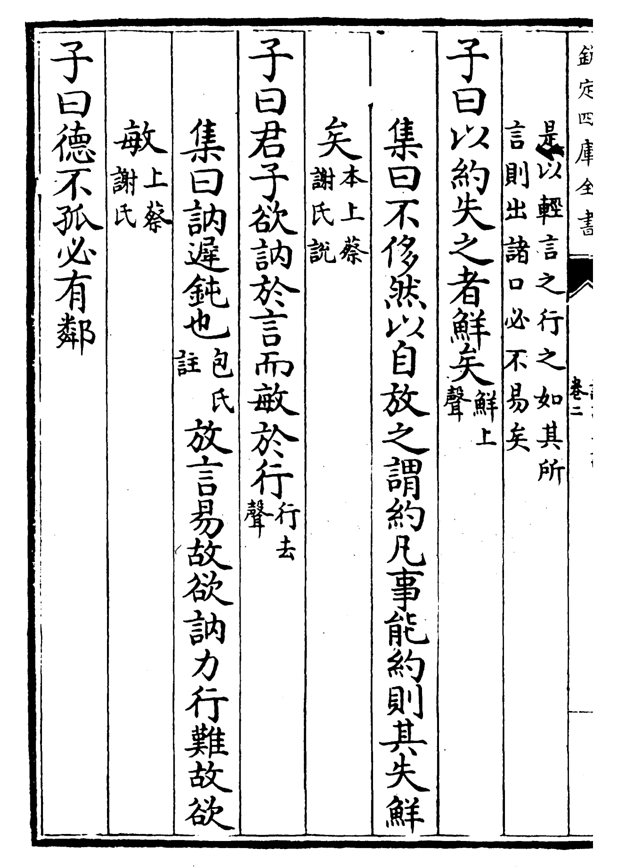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節釋曰知猶記憶也懼恐怖也人未有不知其親之年者曰不可不知欲其加察也盖壽考固可喜而衰老亦可懼人子愛日之心自有不可忘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集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躬謂躬行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晦菴朱氏　成都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也



是以輕言之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集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凡事能約則其失鮮矣本上蔡謝氏説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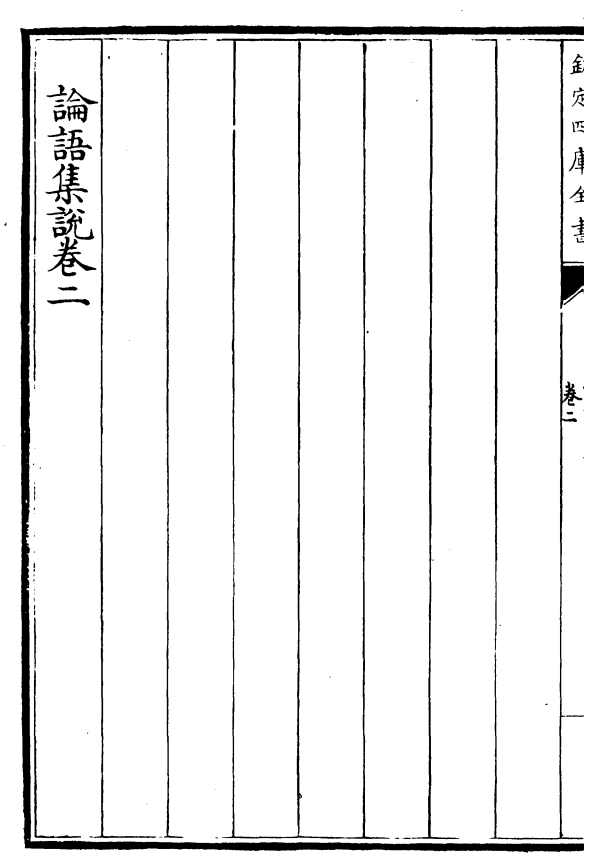
集曰訥遲鈍也包氏註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上蔡謝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曰孤猶獨也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晦菴朱氏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切疏平聲

集曰數煩數也伊川程子辱恥也疏遠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為臣者君有過則當力諫諫之不從則當去為友者人有過則當忠告告之不可則當止若或至於煩數則言者輕而聽者厭能無取辱而取疏乎致堂胡氏說



論語集說卷二



覆校官編修臣査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舉人臣張慎和